

激流勇进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231

激 流 勇 进

钟山文艺丛刊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南通市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0月第1版

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70,000册

书号10100·091 每册0.65元

目 录

小 说

唱不完的歌	何晓鲁 (1)
激流勇进	周 赓 (18)
立党为公	蒋福富 (34)
城里来的年轻人	马春阳 (49)
两盏红马灯	孙家玉 (76)
阿菊	翁家杰 (95)
栽草记	弘 管 (108)
枫树下的故事	邱正平 (138)
铁粮囤	王专 蓓佳 (150)
江上旗手	朱志成 张战地 (165)
师生之间	何琼畦 (178)
贡献	孙剑影 (191)

散 文

野营散记	黎汝清 (208)
渔村纪事	李华岚 (228)
繁茂的玉米林	柳万线 (236)
星火纪行	梁冠宁 (243)

诗 歌

- 前沿阵地 (三首)..... 薛尔康 (254)
- 孔府行 陈萃元 (260)
- 炼钢炉前 (两首)..... 徐永伦 (263)
- 白日梦 (外一首)..... 官 玺 (267)
- 班长回队后 (外一首)..... 卢晓更 (270)
- 光辉的日子 苏位东 (273)
- 进厂第一天 陈景和 (276)
- 一代新人 杨 槐 (278)
- 白茆山歌一束 南师中文系白茆山歌
调 查 组 搜 集 整 理 (289)
- 香满茶山报春来 (民歌四首)..... 徐世珍 (292)
- 当我走进粮管所的时候 周仁年 叶素群 (295)
- 茧花赞 鲁 墨 (299)
- 颂歌飞出心窝窝 (儿歌四首)..... 杨本红 (302)

故 事

- 两个队长 钟兴兵 (305)
- “巧伪人”出丑记 (历史故事)..... 舫 澜 (314)



唱不完的歌

何 晓 鲁

这里，离喧闹的市区毕竟远了，笔直的马路上浓荫复盖，晨风习习，只听梧桐叶子在沙沙地响。严青下了公共汽车，沿路旁紧一阵慢一阵地朝前走着。她四十岁上下，额头虽已显出几道细细的皱纹，但从眼神看仍是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。短发一丝儿不乱，衣着素净可体。她是市商业局的副处长。今个星期天一早就往这儿赶，全是为了女儿小岚毕业分配的事。

本来，这几天严青正要带队去五·七干校轮训，光是订计划作准备就够忙的了，女儿小岚的分配问题，却偏在这时插了进来。小岚在学校是红卫兵连长，各方面都挺拔尖，可谁料竟会分配在第三保育院。严青曾做过几年人事工作，也知道对组织分配不该讲价钱，但临到自己的小岚要去当保育员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就看隔壁马参谋那个患过脑炎的小女

儿文华吧，爱哭爱闹，小脸上总是脏乎乎地挂着泪痕。小岚要是成天围着这样的孩子转……严青想不下去了。她叫小岚别忙着报到，先了解一下那工作究竟怎样，不合适的话还可以打个电话给人事局的老周，换个别的工作，可小岚哪里听得进去呢，为这事还跟她顶了几句嘴，一吃过早饭就去找同学去了。严青一个人在家坐立不安，心神不定，想想眼下小岚她爸爸带工作组下部队还没回来，自己又要去干校学习，两人就这么个女儿，做妈妈的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前途，该不算过分吧。想到这里，她忙去向马参谋的爱人朱瑞琳打听保育院的地址。朱瑞琳刚下夜班回来，一听问起保育院，就滔滔不绝地夸赞起那里的老院长来，说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但见面就叫人忘不了。严青对这倒没听进去多少，得了地址便匆匆地往这儿赶来了。

再拐个弯，不远处就是保育院的大门了，严青忽然听到一阵顺风送来的歌声，一个苍劲深沉的声音领一句，许多尖声嫩气的童音便跟着唱一句，歌词虽然听不真切，那曲调却是昂扬、熟悉、亲切极了，象一注清亮深远的流水，直冲到人的心底，搅动起许多遥远而磨蚀不了的回忆，唤起人们奋发向前的力量。严青走进保育院那天兰色的大门时，还在思索着，那教歌的人是谁呢？

这是个部队机关所属的保育院。一座红墙青瓦的楼房在绿树遮掩环绕之中，房前屋后都是菜地，那成串的豆角高挂在架上，圆滚滚的紫茄子藏在叶片中，南墙下还有一排盛开的向日葵。一切都让人感到整洁，红火，生气勃勃。

草地上，十几个孩子围坐成一圈，正张着小口学那支歌

呢！原来教唱的是一位老人。歌声停了，只听得老人说：“下一节是劳动课，咱们去给向日葵锄草好不好？”

话音刚落，孩子们都欢蹦乱跳起来。老人起身拿了一把大锄头，挽起袖子，孩子们也跟着各自拿起了自己的小锄头，互相帮助挽起袖子，口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“申奶奶，申奶奶”，簇拥着老人朝向日葵走来。

这时，严青才看清了被孩子们称为“奶奶”的这位老人。她六十开外年纪，中等个，身板硬朗朗的，脸上每一道深深的皱纹里，都洋溢着舒心爽气的笑意，那一头花白、浓密的短发并不使她显得衰老，相反，衬着她开朗乐观的面容，倒显得精神格外健旺。她扛着锄头快步走来，一眼便看到了销声不语立在石榴树下的严青，看她象有什么事的样子，就转身跟一个高个子保育员交待了几句，迎上前来。

严青看着这位白发苍苍，迎面走来的老人，她的面容身姿，怎么那样熟悉呀？严青的心“腾”地跳了一下。呵，如果抹去她脸上的皱纹，如果把这身褪了色的兰便服换成一套军装，如果这满头的白发还是黑的……不，决不会是她。无论在哪儿都可能碰上她，只是不可能在这小小的保育院里。想到这里，严青稍稍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。

“是来看孩子的吗？”老人爽朗热情地开口了。

“孩子——不，孩子还没来，我先随便看看。”

老人并没有介意严青这含糊的答话，诚挚地欢迎严青进来看看。

“您在这里工作的时间不短了吧？”严青试探地问。

“年数倒是不少了，可干我们这一行，跟孩子们在一

起，总觉得日子才开头似的。”老人兴致盎然地向严青介绍起保育院的情况来。严青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她冷不丁地问道：“来这里当保育员的，都得干一辈子吗？”老人听了一怔，惊奇地看了严青一眼，发现严青的脸色十分淡漠。不过，因为是初次见面，不好贸然点透，便说：“大家都把这里看做是党交给的战斗岗位，越干越爱这一行。当然，也有人觉得这带孩子是家庭妇女干的事，出息不大。不过这样的人不多，特别是在今天，越来越少了……”严青只觉得脸上一阵燥热发烫，默默地跟在老人后面进了楼。

一踏进摆着许多小床的房间，老人忽然放轻了脚步，蹑着足尖，走起来没一点声响，严青看看室内并没有孩子在睡觉，疑惑不解地朝老人脚下看了一眼，老人只是笑笑道：“习惯了。”

这话，这身姿，又一次使严青感到似曾相识。哦，对了，难怪呢，半年前她曾见过这位老人一次。那时，小文华患病刚出院，放到家里吧没人照看，送到保育院，又怕这孩子照顾起来格外费力，人家不情愿，朱瑞琳为这事犹豫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通红的太阳刚露出头，严青就听见有人敲门，出去一看，是一位神采奕奕的老人，怀里紧抱着一床小棉被，进门就问：“朱瑞琳在家吗？”朱瑞琳抱着孩子出来，一见老人，又是惊喜又是感动：“院长，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？”“来接文华去保育院啊！”“唉，我是怕这孩子太给你们添麻烦。”老人一听，语调变得亲切严肃了：“瑞琳，这样想就不对了。文华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孩子，我们要对革命的下一代负责啊！”听了这份量很重的话，朱瑞琳信

赖地把孩子交给了老人。老人开颜笑了，用被子把文华包严实了，又解下头巾裹在孩子头上，朱瑞琳在一边说：“院长，我抱去吧，别累着你。”老人没同意，一抬头朗声说道：“你放心上班去吧，我浑身还有的是劲呢，抱孩子走路也习惯了。”当时，严青就觉得这位老人特别可亲可敬。

无疑，眼前的老人正是那次清晨来接孩子的院长了，难怪今天严青看着眼熟呢。这时，方才那个高个子保育员在院子里大声喊：“院长，有你的三封信！”老人连忙出去，拿过来拆开一封看着，保育员在一旁说：“准又是海军岸炮连那个迎胜写来的吧？保不保密？索性让我念念可好？”一看院长点了头，她便拿过信去，一字一句地念道：

“你寄来的信和菜籽都收到了。你信里提的问题，近来我一直在想，正象你讲的那样，当了干部，也不等于就接好了班，真正要接的是延安精神，革命传统的班，是劳动人民的品质，无产阶级的本色。你的话提醒了我：在我们新一代身上，也要特别防止那种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意识侵蚀和回潮啊！最近连队在搞批林批孔运动，对这个问题理解就更深了。申妈妈，你……”

“什么？她也姓申？”严青听到这里猛地一惊，一步上前拿过信封一看，正中间洒脱豪放地写着“申云秀同志收”几个大字。申云秀！这三个字似三把小锤，当当地敲在严青心上。难道真是她？严青凝神地盯着老院长看了好一会儿，终于饱含着激动喜悦，确认不疑地叫了声：“申大姐！”就哽住了。院长听到这喊声一怔，目光从信上挪到严青身上，费神地端详着，辨认着，在记忆深处搜寻着，终于还是抱歉

地摇了摇头：“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是小青子呀！大姐，不认识我啦？”

院长的肩头微微抖动了一下，睁大眼睛，一把拉住严青说：“怎么，难道你就是小青子？当年的毛丫头，现在高多啰，也胖多啰，过了二十五年，变得我都不敢认了！”一时间，两人都象是要说许多话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是啊，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迁！一株小苗，二十五年也该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了，一块田地，二十五年也能养育出千万担粮食了，何况是处在革命和建设的激流巨浪中的人，变化有多大啊！不过，无论怎么说，在严青的心中，她和申大姐相识的那段往事，是怎么也抹不掉的。回想起来，就象发生在昨天那样清晰。

那一年，严青刚从敌占区跑出来参军，不久就分在团卫生队里。她原先就听说这儿的申指导员是从延安来的红军战士，为革命立过几次功，心里非常敬佩。

一天，听说指导员从团里开会回来了，严青没顾上见她，忙着端敷料到河边去洗，忽听背后有人喊：“小青子！”回头一看，就明白这准是指导员了。她不象严青原来想象的那样威严，清瘦的脸庞，眼神亲切安祥，说话平易近人。她跟严青一起往河边走，小河水已结了冰，严青的手刚下水，就“嘶”地吸了口凉气，而大姐早已把裂着血口子的双手浸到冰水里洗起来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她笑咪咪地说：“手冷不？拿上来搓搓吧。当兵苦不苦？”“苦倒不苦，就是看人家上前线眼馋。”“这是革命分工不同，一样光荣嘛。别看我们这份工作平凡，要是做好了，伤员们重上战

场杀敌打胜仗，同样是对革命的贡献啊！”严青问：“在延安你们也象这样吧？”大姐讲：“在延安是啥样，唱支歌给你听听就知道了。”严青高兴得直拍巴掌，听大姐唱了起来：

窑洞亮，小米香，
延安另有好风光，
抗日到一起，
生产又开荒，
延水流天下，
红花开四方。

大姐的歌喉并不甜润，可音调却象是打心底里流出来的那么真挚深情，严青不由得跟着哼了起来。唱着唱着，河水也不那么冷得咬手了，北风也不象小刀子那么厉害了，冰层下那哗哗作响的河水，真象是从延河里流出来的呐。从那以后，严青才知道，立过功劳的女红军，原来就是那么普通、可敬的一位大姐。

在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一次战斗中，申大姐为掩护一个伤员，不幸自己负伤了。严青忙赶去看她，走到门口，听见团长正在和大姐谈话，要她安心去后方养伤。大姐说话的声音很弱，但口气很坚决：“不管……以后到了哪里，革命战士的这双手不能空着，只要革命需要，干什么都行，反正革命一天不到头，我就一天也不能停下步子！”严青听到这里，急得一头撞进去，差点和走出来的团长撞个满怀。她几步跨到大姐床头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大姐你怎么能受伤呢！怎么能就走呢？”大姐脸上浮着乐观开朗的笑容，拍拍床沿让严

青坐下，说：“别皱着眉头呀。你看现在这局势，离全中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，该高兴才是！我问你，胜利后，你想去干什么工作呢？”“大姐干什么我也干什么。”“不，那时我们可能不在一起了。革命需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尽心尽力做好什么，到哪里都是继续作战的岗位，象那支歌里唱的一样，对不对？！”

“嗯，往后我一唱它就想起大姐。”

“不对，唱它是为了不忘延安的精神。”大姐象是想起了什么，又低声笑着讲，“嗨呀，当初我在延安学这支歌的时候，还真当它是唱不完的哪！”她刚要往下说说这支歌的来历，门外有人喊道：“申指导员，赶快上车走吧！”大姐收住话题，拉着严青的手说：“下回见面时，再给你说也不迟。胜利后再见！”

就这样，马车载着大姐走远了。走了老远，还听大姐在车上唱着那支唱不完的歌，这歌声由远处隆隆的炮声伴奏，显得分外深沉有力。

从那以后，严青常打听大姐的下落，起初还有些音信，说她在养伤，后来又听说没等伤全好，她就领着几个人，接收下一批孩子。孩子的父母有的在前方作战，有的已为革命牺牲了，大姐呕心沥血抚养着他们。孩子们没吃的，她和同志们割草放牧养了奶牛，母羊，挤下奶水喂孩子们；冰天雪地，没有炉火，她把孩子紧搂在怀里过夜，后来又把青砖烤热了，放在孩子们身边取暖，细心照料着。可是后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环境的变换，严青进城后，又转业到了地方，大姐的消息终于完全断了。她以为大姐当初去带孩子，不过

是养伤时期的一种过渡罢了，可万没想到大姐是守着孩子们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，送走了这么多黄昏黎明，培养出一批批象那个年轻的炮连长一样的接班人！她不禁问道：“这二十五年，难道你除了带孩子，还是带孩子？”申院长很坦然地笑笑：“是呵。往后只要需要，就还要干下去。怎么，没有想到？”

严青确实没想到。在人事科工作那会儿，经手调动了多少干部上上下下，哪见过一位老红军干部带二十多年孩子不挪位置的呢？这使她又感动，又有些不解，怀着复杂的心情，答着老院长的问话，只是谈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，没有讲到女儿小岚，更没有讲到小岚工作分配的事。

申院长此时的心情，是高兴中掺杂着隐隐的不安。严青成长为领导干部，进步很快，她为这感到由衷的喜悦。但是，严青刚进来时那漠然而有些自恃的神色，她向老院长提的那两个问题，却在院长心上投下了一道暗影。她明显地感觉到：眼前的严青与当年的小青子相比，身上好象多了点什么，又好象少了点什么，她们之间竟有了一段不大不小的距离！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呢？特别是当她兴致勃勃地告诉严青，最近分来一批新保育员时，严青只是不自然地笑笑，两人的对话，就象急泻而下的流水突然被什么堵住，不流畅了。

阳光已爬过东墙那株高大的雪松顶尖，洒到西头一排刚栽的小树苗上，屋前一簇簇盛开的葵花正鼓着圆圆的笑脸。院长和严青身后，传来了两个孩子的争吵声，回头一看：见一个男孩拉着一辆小三轮车不放，一个女孩理直气壮地批评

他：“你忘了申奶奶的话啦？不爱惜工人叔叔的劳动，螺丝丢了也不找。”严青一看，哟，这女孩不正是小文华吗？几个月没见，脸色竟变得这样鲜红丰满，目光也变得机灵天真，充满了活力。保育院的生活给孩子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呀，严青不能不感到惊奇，钦佩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院长过去一问，果然是车上少了颗小螺丝。这么大的草地，上哪儿去找这么个小东西呢？严青插了一句说：“再配上一个不就行了？”院长摇了摇头，走到草地当中，拍拍手掌把孩子们唤到一起来说：“你们看，小车上丢了颗螺丝，多可惜呀，我们一起找找好不好！”“好——好！”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奔去找开了。

老院长从衣袋里掏出老光眼镜戴上，也弯下腰去，认真细心地找起来，那模样好象在寻找一个价值千斤的宝贝，不找到决不罢休似的。严青笑着看了一会，也跟着找起来，没多久就蹲得腰酸腿麻了，她站起来看看，院长还在那里一心一意地找着，也不好走开，便又蹲下来找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文华终于高擎着一颗螺丝飞奔过来喊道：“奶奶你看，找到啦！”在孩子们的一片欢呼声中，老院长郑重其事地接过螺丝，安到车子上说：“小文华讲得对，每颗小螺丝都是工人叔叔亲手造出来，亲手装上去的，不找回来怎么能对得起工人叔叔呢？你们看，这颗小螺丝一安上，小车又能朝前跑啦！”孩子们拍手笑着，看小勇飞一般地骑着小车跑远了。

严青回到老院长身边，看着她额上的汗水说：“你这一大把年纪了，为了一颗小螺丝找半天，值得吗？”院长答道：“值得，很值得。如果今天让孩子们轻易地丢掉一颗螺

丝，大了，他们就可能会轻视劳动，轻视工农呀！”

是啊！这不过是一件发生在平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而已。但人就是这样，往往在无际的大海面前不易感受到的东西，却能在一滴水珠中清晰地反映出来。此刻，严青就从这颗螺丝上，开始感受到了大姐那颗朴实而光华的心。不过，眼下她还不能真正理解它，看清它的可贵之处。

这时，院长还象当年找她谈心一样，真诚而直率地说：“小青子，讲实话，我总感到这些年你身上多了点什么，又少了点什么似的。”“是这样吗？”“你还会唱那首歌吗？”“怎么会！”严青开口唱了起来，可是只唱了两句就打结停住，忘词了。她笑了起来：“到底不是年轻人啦，哪能老把歌子挂在嘴上呢？”院长紧接道：“至少应该记在心上啊！可是你把它忘了。还有，我问你，咱们在火线上背伤员，打地铺过夜的时候，可想到胜利后该拿多少报酬，干什么工作最体面？”严青惊讶地抬起了眼睛，摇着头说：“那会儿哪想这个！”“可是现在，为什么却比那时想得多了呢？”

这回，轮到严青额上出汗了。她没料到相别二十五年后第一次见面，大姐就向她提出了这么尖锐的问题。她心里象塞了团乱麻，理不出头绪来。院长这时却感到帮助严青追回那些失去的东西的责任更重了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高个子保育员往外一看忙说：“院长，来了，来了！”

“看把你慌的，谁来了？”

话音刚落，门口呼啦一下子涌进来七个姑娘，都带着背

包，年纪也相仿。打头的那个，穿着蓝上衣，黄军裤，手脚粗壮壮的，浅黑色的椭圆脸上，鼻子微有点翘。“咦，这模样多象当年的小青子啊！”申院长差点叫出声来，眼睛来回在姑娘和严青身上停了好几次，终于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。

严青看见小岚突然出现在面前，一下子楞住了：这丫头，不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她要问起我为什么来，该怎么讲呢？

小岚几乎没顾上看妈妈一眼，欣喜若狂地直朝申院长跑去，嘴里嚷道：“申妈妈，我向你报到来啦！在市里听说分到第三保育院，乐得我一夜没合眼！”院长的眼角眉梢都堆满了笑容，伸手为小岚解下背包说：“听说你们要来，我也兴奋得睡不安稳啊！”这时，只有严青站在一旁，好象有点受冷落似的。院长走过去，意味深长地对她讲：“瞧，孩子们踩着我们的脚后跟，紧追着接上班啦，咱们的步子要不赶得紧点，怕是要落后呢。”严青只是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。小岚这时也看见了严青，轻轻叫了声“妈妈”，目光象是在询问：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

真难哪！严青平素处理问题以干练敏捷见称，而今天在白发苍苍的申大姐和年轻热情的女儿面前，却遇到了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！她等待着小岚和大姐的批评……可院长这时对小岚讲：“这有啥奇怪呀，妈妈赶到女儿前头了嘛！”这句话替严青解了围，但并没有卸下她心头的重负，相反，心里头的感动、自愧和后悔一起涌来，酸甜苦辣全都揉在一块儿，塞在胸口。她沉吟半晌，告诉小岚：“院长在二十五年前，是我的指导员，今天——”

“真的呀？！”小岚惊喜得简直要跳起来。院长和妈妈，这两个对自己同样是那么亲切的人，竟然是老战友？她急于想了解这其中的一切缘由。严青也没有推托，她用缓缓的语调，说起了与申大姐相识的那段往事。自然，是从在结冰的小河旁见的第一面谈起……

严青把故事讲完了，小岚怀着难以平静的激动心情说：

“今后跟申妈妈一起工作，真太理想了！”她看看院长，院长在刚才严青讲故事时，手里拿起一件没补完的衣服，一针一线地密密缝着，这时神情很平静地说：“在哪里都一样。上也好，下也好，当领导干部也好，当保育员也好，哪里都是继续战斗的岗位。”严青忘不了，这正是大姐负伤离开她之前留下的那句话，它把那辆载着大姐远去的马车，把大姐那深沉坚强的歌声，又一次推到眼前。她思索着大姐刚才对她的批评。是啊，自己身上是好象少了点什么，难道就是因为忘了那支歌吗？那支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谁也没注意到，院长补衣服时，这衣服的小主人，也就是骑小车的那个男孩子，一直站在一边看，这时他象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，拉住院长的手说：“奶奶，你补得不对！”大家全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：怎样不对？他理直气壮地拍拍自己的膝盖说：“奶奶讲的，毛主席身上的补丁，是打在这里的嘛！”申院长和大家一起开怀地笑了。小岚寻根究底地问院长：“你给孩子们讲了什么故事，给他们印象这么深？”院长停下手中的针线，抬起头说：“这故事讲起来就远了，还是得从那首唱不完的歌说起。小青子，二十五年前我答应过你，再见面时要讲讲那支歌的来历，是不是？”严